

Bashi Niandai Sanwenxuan

1986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

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6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尾花：李宝强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6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8.125 插页6 字数 112,000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册

ISBN 7-5321-0039-1/I·23 定价：1.70 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、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，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，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，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，每年出版一册，本选集是第七册。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。

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 1986 年的全国各报刊。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，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，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，同时兼顾题材、风格等方面。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。

因编选者水平有限，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，谨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· 目 录 ·

我遗失了什么·····	王英琦	1
周总理话家常·····	舒 湮	10
废墟的记忆·····	张抗抗	19
等你·····	朱谷忠	30
攀登天子山·····	王正湘	36
大弥撒之思·····	韩少华	41
写给故乡的黄昏·····	郭保林	53
梦入何乡·····	舒 婷	63
醒了，古老的乡村·····	于良志	71
醉雀·····	丘 峰	80
故乡的食物·····	汪曾祺	89
父爱·····	傅宁军	111
粉红笺·····	傅子玖	118
粮票·····	高洪波	123
淡淡的秋林·····	潘毅敏	130

稠酒·····	王泽群	134
女孩子的花·····	唐 敏	143
千秋遗爱在人间·····	刘征泰	152
白蝴蝶之恋·····	刘白羽	161
眼泪是甜的·····	资华筠	164
霞·····	冰 心	168
童年的橄榄·····	朱碧森	170
更为富有的一刻·····	曹明华	179
重越回归线·····	樊天胜	186
安塞腰鼓·····	刘成章	204
石头城记·····	邵燕祥	208
离宫思絮·····	袁 鹰	216
血与沙·····	赵丽宏	234
寻海·····	朱联忠	245
黄昏把酒·····	姜 波	251

我遗失了什么

王英琦

A

我越来越不认得自己了。

我怎么会变成了这样？——

一个满心眼想拥抱生活的人，却在生活的
面前变成了十足的胆小鬼；

一个自认为骨子里充满了男子气的家伙，
却见花能落泪，见景能伤情；

一个貌似精神产品的创造者，自己的精神
世界却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……

这是我吗？

我不认得自己了。

B

……北去的列车上，红卫兵挤满了车头车身。一个扎着朝天小辫，揣着五块钱就想走遍天下的小女孩，由于挤不上去，眼泪汪汪地站在一旁抽泣……一个年轻的、戴着袖章的解放军战士过来了，把小女孩高高擎起，象塞行李卷一样，把小女孩从车窗塞进了车厢。

……一望无际的公社大田里，社员们正大汗淋漓地在砍玉米，一个小姑娘却悄悄溜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拐旮旯，偷偷地、贪婪地大啃玉米秸，那副馋相，真恨不能啃光公社地里所有的玉米秸。

……轰隆隆的麻纺车间里，一个少女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，独自跑到外面去捉蝴蝶，不料被车间头头看见，大骂了一通不算，还要被罚从灵魂深处作检查。

……火热的工地上，一个头戴安全帽，不爱红装爱工装“假小子”，厮混在一群建筑工人之中，跟他们一块儿吹大牛，聊大天，甩扑克，拔

河——当然有时也跟他们一块干活。但多半是添麻烦、捅漏子……

这一切，都是多么遥远的往事了呵——都象是上辈子的事了。

是的，那就是我。

那就是昨天的那个少女天性没有遭到破坏的我——那个极不安份，绝不守矩，仗着一副傻大胆，在生活中瞎拚硬闯的我。

C

我曾羡慕那些勇敢的外国老太太。那么一大把岁数了竟然敢把那种火一样燃烧、血一样艳红的衣服，大模大样地穿到街上来。

我就不行了。

我曾多么渴望一件玫瑰红色的上衣，可是直到今天，我也没有勇气去买一件穿在身上。

我曾多么喜欢那些美丽的项链，可是我买了一条又一条，就是不敢将其中的一条戴在脖子上。

我曾多么酷爱音乐舞蹈，但是说来惭愧，我竟从来不敢问津堂皇的舞厅，时髦的迪斯

科……

我曾有过多少爱好和欲望，可是都被扼杀了，都被岁月不留痕迹地带走了……

D

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性别，早已习惯于自己是个“雄化”的女人了。

男人们认为我缺乏“东方女性”的温柔，女人们则认为我是得了“性心理变化”的不治之症。

也难怪他们这样认为。

因为，我和任何人谈话，都绝不允许自己带有丝毫的温柔和小女儿态。我的目光，百分之百都是刚毅的、坚韧不拔的，甚至不带一丁点儿的顾盼游移的。我的穿着，也竭力往老气、往男人那边靠拢，头发剪的极短，衣服颜色极深，从不关心自己的风度和举止是否优雅可人，从不注意自己的“三围”是否够上标准和突出……

E

我常感到心里象荷上了千斤重担——常感到活着是太沉重了！

每当我被那种超级孤独和苦闷的日子过得快要发疯的时候，便不由大声责问：这是我吗？我怎么会活得这么苦，这么窝囊憋气？

我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沦到这种可悲的田地的呢？

究竟是谁，无情地将我那原来少女的自然气质，全都破坏殆尽了的呢？

哦，那个扎着朝天小辫，揣着五块钱就想走遍天下的小女孩，哪儿去了？

那个在公社的大田里，不好生接受再教育却偷啃玉米秸的小姑娘，哪儿去了？……

F

我不能不怀疑，我选择了文学之路，是误入歧途了。

伴随着我的每一篇作品的发表，差不多总

有一些红红绿绿的传闻袭来，差不多总有一些置女人于死地的明枪暗箭射来。我感到可怕，感到无力抵挡。

我不明白，象我这样一个成天价摆弄寸管之笔以为伴侣的人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“带颜色”的奇闻轶事……

于是我变了。变得胆小了，沉默了，神经质了；变的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面目，紧紧地裹在坚硬的男性外表的里面。

哦，谁能想到，在一个女性作家的背后，包藏着怎样的心酸，怎样的痛苦，怎样的“水深火热”……

G

我多么想超越自己。

可是我做不到——我太怯懦了。

我只有在作品中找发泄，寻解脱。

一般的小花小草，小桥流水，已经不能寄托我那太深的积郁，太久的激情。我只有去写那些相对来说更能抒发情怀的古遗址、古废墟，去写那些雄风大漠、阳关古道……

人们总是需要自我平衡一下的。

当内应力太集中的时候，需要释放一下——否则人会变成狼的。

这正象女人们的哭，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，也是一种平衡心理的需要一样。

H

在人类所有的遗失中，遗失了个性，失去了自我，才是最沉痛的遗失。

我不幸正是这种最痛苦的人。

失去了个性的人，是没有灵魂的人。没有灵魂的人，还算人吗？

那只是一个活着的动物。

作品也一样。

缺乏个性的作品，那不叫作品，那只是一堆令人望而生厌的文字。

富有个性的作品，是与作者本人的个性分不开的。没有人的个性，哪里会有文的个性？

我为自己感到悲哀。

在作品里，绞尽脑汁地塑造人物个性，在生活中，却千方百计地抹杀自己的个性。

这是一种怎样荒谬的现象，一种怎样无法解释的逆反行为？

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！

I

我终于彻悟了。

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，毕竟要受到一定社会环境的制约——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，他的个性也不可能发挥到极至。

于是，生活中的强者和弱者便应运而生了。

真正的强者，应当是敢于直面人生，在尊重客观环境的同时，又巧妙地保留自己的个性的。而弱者，一遇到残酷的现实，个性便被支解，生活便走向绝望。

说到底，这个世界并不是为迎合哪一个人的口味而诞生的。

适者生存——这就是不移的真理。

J

我还能找回自己吗？

我还能变成那个揣着五块钱就想走遍天下
的小女孩吗？

我还能变成那个恨不能啃光公社地里玉米
秸的小姑娘吗？

我深深地知道——

要想找回那失去的一切，我必须有足够的
信心和勇气——包括战胜自己。

那么，就从自我战胜，自我超越开始吧！

明天——我就要上街去买一件玫瑰红色的
衣服穿在身上。

（选自《芳草》1986年1月号）



周总理话家常

舒 湮

周恩来总理很少谈自己的家世。解放初，他对当时被称为“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”作报告时，说他怎样背叛封建官宦世家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，那也旨在劝勉，让听者领悟：命运是由自己主宰的。

抗战时，我在重庆，每次在公众场所遇见总理，从未与他攀“世交”关系。虽然我的祖母是绍兴周家的，但周家在当地是大族，不一定都属同宗。我父亲冒广生（鹤亭）先生在北洋政府时期任淮安关监督，是凭借总理的叔父周嵩尧（岫芝）先生的关系。岫芝先生当时任江苏督军

李纯的秘书长，清末曾官邮传部郎中。总理的祖父霞轩先生，曾任前朝的仪征和如皋县令。

1957年初，我父亲解放后首次来北京。仲夏的一天近午时分，父亲打电话来我的工作单位说：“国务院电话通知：‘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准备午后来探望，问冒老有没空？’你马上回家一趟。”这会是谁呢？陈毅副总理是常客，说来就来的。从未事先电话约定。我思忖，这是谁呢？

回到宿舍，父亲告诉我：“是周总理。刚才陈仲弘也来电话了。”

下午三点，我从楼窗望见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，立刻下楼相迎。只见轻车简从、身穿浅灰中山服的周总理，稳步缘梯拾级而上，抬头向我招手问：“冒老在家吧？”我答：“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。”

总理握着我的手端详着：“我们在重庆见过面。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。”

父亲跟着迎上来。总理笑盈盈地说：“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，早就想来探望的。政协正在开会，脱不了身。昨天刚闭幕，今天才有空。抱歉，抱歉！”